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

買只牛兒學種田，結間茅屋向林泉。
為利為官終幻客，能詩能酒總神仙。
世間萬物俱增價，老去文章不值錢。

也知老去無多日，且向山中過幾年。

這八句詩，乃是達者之言，未句說：「老去文章不值錢」，這一句，還有個評論。大抵功名遲速，莫逃乎命，也有早成，也有晚達。早成者未必有成，晚達者未必不達。不可以年少而自恃，不可以年老而自棄。這老少二字，也在年數上，論不得的。假如甘羅十二歲為丞相，十二歲上就死了，這十二歲之年，就是他髮白齒落、背曲腰彎的時候了。後頭日子已短，叫不得少年。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，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，拜為師尚父。文王崩，武王立，他又秉鎖為軍師，佐武王伐商，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，封於齊國。又教其子丁公治齊，自己留相周朝，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死。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，誰知同後還有許多事業，日子正長哩！這等看將起來，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、剛頂冠、做新郎、應童子試的時候，叫不得老年。做人只知眼前貴賤，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？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，多了幾年年紀，踉蹌不遇，就怠慢他，這是短見薄識之輩。譬如農家，也有早穀，也有晚稻，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？不見古人云：

東園桃李花，早發還先萎。
遲遲潤畔松，鬱鬱含晚翠。

閒話休提。卻說國朝正統年間，廣東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，複姓鮮于，名同，字大通。八歲時曾舉神童，十一歲游庫，超增補國。論他的才學，便是董仲舒、司馬相如也不著在眼裡，真個是胸藝萬卷，筆掃千軍。論他的志氣，便像馮京、荀轄連中三元，也才算他使袋裡東西，真個是足驅風雲，氣衝牛斗。何期才高而數奇，志大而命薄。年年科舉，歲歲觀場，不能得朱衣點額，黃榜標名。到三十歲上，循資該出貢了。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，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。思量窮秀才家，全虧學中年規這幾兩康銀，做個讀書本錢。若出了學門，少了這項來路，又去坐監，反費盤纏。況且本省比監裡又好中，算計不通。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，那下首該貢的秀才，就來打話要他讓貢，情願將幾十金酬謝。鮮于同又得了這個利息，自以為得計。第一遍是個情，第二遍是個例，人人要貢，個個爭先。

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，一連讓了八遍，到四十六歲兀自沉埋於伴水之中，馳逐於青補之隊。也有人笑他的，也有人憐他的，又有人勸他的。那笑他的他也不睬，憐他的他也不受，只有那勸他的，他就勃然發怒起來道：「你勸我就貢，只無過道俺年長，不能個科第了。卻不知龍頭屬於老成，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，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。俺若情願小就時，三十歲上就了，肯用力鑽刺、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正，昧著心田做去，盡可築身肥家。只是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，誰說他胸中才學？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，粗粗裡記得幾篇爛舊時文，遇了個盲試官，亂固亂點，睡夢裡偷得個進士到手。一般有人拜門生，稱老師，譚天說地，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？不只於此，做官裡頭還有多少不平處，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，撒漫做去，沒人敢說他不字。科貢官，兢兢業業，捧了卯子過橋，上司還要尋趁他。比及按院復命，參論的但是進士官，憑你敘職極貪極酷，公道看來，拿問也還透頭，說到結末，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，道：『此一臣者，官箴雖站，但或念初任，或念年青，尚可望其自新，策其末路，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。不夠幾年工夫，依舊做起。倘抖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，不過對調個地方，全然沒事。科貢的官一分不是，就當做十分。晦氣遇著別人有勢有力，沒處下手，隨你清廉賢宰，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。有這許多不平處，所以不中進士，再做不得官。俺寧可老儒終身，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，還博十來世出頭。豈可屈身小就，終日受人懊惱，吃順氣丸度日！』遂吟詩一首，詩曰：

從來資格困朝紳，只重科名不重人。
楚士鳳歌誠恐殆，葉公龍好豈求真。
若還黃榜終無分，寧可青衫老此身。
鐵硯磨穿豪傑事，春秋晚遇說平津。

漢時有個平津侯，複姓公孫名弘，五十歲讀《春秋》，六十歲對策第一，做到丞相封侯。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，人以為詩敵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，其志愈銳。怎奈時運不利，看看五十齊頭，「蘇幸還是舊蘇秦」，不能凶改換頭面。再過兒年，連小考都不利了。每到科舉年分，第一個攔場告考的就是他，討了多少人的厭賤。到天順六年，鮮于同五十七歲，鬢發都蒼白了，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裡，談文講藝，娓娓不倦。那些後生見了他，或以為怪物，望而避之；或以為笑具，就而戲之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卻說興安縣知縣，姓蒯名遇時，表字順之，浙江臺州府仙居縣人氏。少年科甲，聲價甚高。喜的是談文講藝，商古論今。只是有件毛病，愛少賤老，不肯一視同仁。見了後生英俊，加意獎借；若是年老老成的，視為朽物，口呼「先輩」，甚有戲侮之意。其年鄉試屆期，宗師行文，命縣裡錄科。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，彌封閱卷，自恃服力，從公品第，黑暗裡拔了一個第一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向眾秀才面前誇獎道：「本縣拔得個首卷，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，必然連捷，通縣秀才，皆莫能及。」

眾人拱手聽命，卻似漢皇築壇拜將，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。比及拆號唱名，只見一人應聲而出，從人叢中擠將上來，你道這人如何？

矮又矮，胖又胖，鬚鬢黑白各一半，破儒巾，欠時樣，藍衫補孔重重綻。你也瞧，我也看，著還冠帶像胡判。不在誇，不在讚，「先輩」今朝說嘴慣。休羨他，莫自歎，少不得大家做老漢。不須營，不須幹，序齒輪流做領案。

那案首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五十六歲的怪物、笑具，名叫鮮于同。合堂秀才哄然大笑；都道：「鮮于」先輩，又起用了。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，頓口無言。一時間看錯文字，今日眾人屬目之地，如何翻悔！忍著一肚子氣，胡亂將試卷拆完。喜得除了第一名，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，還有些咳中帶喜。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，回衙悶悶不悅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鮮于同少年時本是個名士，因淹滯了數年，雖然志不曾灰，卻也是：澤鰥屈原吟獨苦，洛陽季千面多慚。今日出其不意，考個案首，也自覺有些興頭。到學道考試，未必愛他文字，虧了縣家案首，就搭上一名科舉，喜孜孜去赴省試。眾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，溫後場。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，終日在街坊上遊玩。旁人看見，都猜道：「這位老相公，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？事外之人，好不悠閒自在！」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，少不得要笑他幾聲。

日居月諸，忽然八月初七日，街坊上大吹大擂，迎試官進貢院。鮮于同觀看之際，見興安縣蒯公，主徵聘做《禮記》彭房考官。鮮于同自想：「我與蒯公同經，他考過我案首，必然愛我的文字，今番遇合，十有八九。」誰知蒯公心裡不然，他又是一個見識道：「我取個少年門生，他後路悠遠，官也多做幾年，房師也靠得著他。那些老師宿儒，取之無益。」又道：「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，錯取了鮮于『先輩』，在眾人前老大沒趣。今番再取中了他，卻不又是一場笑話。我今閱卷，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，多應是夙學之上，年紀長了，不要取他。只揀嫩嫩的口氣，亂亂的文法，歪歪的四六，怯怯的策論，饋饋的判語，那定是少年初學。雖然學問未充，養他一兩科，年還不長，且脫了鮮于同這件干紀。」算計已定，如法閱卷，取了幾個不整不齊，略略有些筆資的，大圈大點，呈上主司。主司都批了「中」字。

到八月廿八日，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。《禮記》珍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，複姓鮮于，名同，《習禮記》，

又是那五十六的怪物、笑具僥倖了。蒯公好生驚異。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，問其緣故。蒯公道：「那鮮于同年紀已老，恐置之魁列，無以壓服後生，情願把一卷換他。」主司指堂上匾額，道：「此堂既名為『至公堂，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惜乎？自古龍頭屬於老成，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。遂不含更換，判定了第五名正魁，蒯公無可奈何。正是：

饒君用盡千般力，命裡安排動不得。
本心拎取少年郎，依舊取將老怪物。

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「先輩」，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才中。那鮮于同是宿學之上，文字必然整齊，如何反投其機？原來鮮于同為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，自舊遇合十有八九。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，壞了脾胃，破腹起來。勉強進場，一頭想文字，一頭泄瀉，瀉得一絲兩氣，草草完篇。二場三場，仍復如此，十分才學，不曾用得一分出來。自謂萬無中式之理，味知蒯公倒不要整齊文字，以此竟占了個高魁，也是命裡否極泰來，顛之倒之，自然湊巧。那興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。當日鹿鳴宴罷，八同年序齒，他就居了第一。各房考官見了門生，俱各歡喜，惟蒯公悶悶不悅。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，愈加慙慙，蒯公愈加懶散。上京會試，只照常規，全無作興加厚之意。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，會試，又下第了。相見蒯公，蒯公更無別語，只勸他選了官罷。鮮于同做了四十年秀才，不肯做貢生官，今日才中得一年鄉試，怎肯就舉人職，回家讀書，愈覺有興。每聞里中秀才會文，他就袖了紙墨筆硯，捱入會中同做。憑眾人要他，笑他，咳他，厭他，總不在意。做完了文字，將眾人所作看了一遍，欣然而歸，以此為常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轉眼三年，又當會試之期。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，年齒雖增，匡鈺如；日。在北京第二遍會試，在寓所得其一夢。夢見中了正魁，會試錄上有名，下面卻填做稷《詩經》，不是《禮記》。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，那一經不通？他功名心急，夢中之言，不由不信，就改了《詩經》應試。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。蒯知縣為官清正，行取到京，欽授禮科給事中之職。其年又進會試經房。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兩遍錯了主意，取了那鮮于『先輩』做了首卷，今番會試，他年紀一發長了。若《禮記》房裡又中了他，這才是終身之佑。我如今不要看《禮記》，改看了《詩經》卷子，那鮮于『先輩』，中與不中，都不干我事。」比及入簾閱卷，遂請看《詩珍五房卷。蒯公又想道：「天下舉子像鮮于先輩的，諒也非只一人，我不中鮮于同，又中了別的老兒，可不是『躲了雷公，遇了霹靂』！我曉得了，但凡老師宿儒，經旨必然十分透徹，後生家專工四書，經義必然不精。如今到不要取囚經整齊，但是有些筆資的，不妨題旨影響，這定是少年之輩了。」閱卷進呈，等到揭曉，《渤五房頭卷，列在第十名正魁。拆號看時，卻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，複姓鮮于，名同，習《詩經》，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、笑具！氣得蒯遇時目睜口呆，如槁木死灰模樣！早知官貴生成定，悔卻從前在用心。蒯公又想道：「論起世上同名性的盡多，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卻沒有兩個鮮于同，但他向來是《禮記》，不知何故又改了《詩經》，好生奇怪？」候其來謁，叩其改經之故。鮮于同將夢中所見，說了一遍。蒯公歎息連聲道：「真命進士，真命進士。」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，比前反覺厚了一分。殿試過了，鮮于同考在二甲頭上，得選刑部主事。人道他晚年一第，又居冷局，替他氣悶，他欣然自如。

卻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，因奏疏裡觸突了大學士劉吉，被吉尋他罪過，下於詔獄。那時刑部官員，一個個奉承劉吉，欲將蒯公置之死地。卻好天與其便，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覷，所以蒯公不致吃虧。又替他糾合同年，在各衙門懇求方便，蒯公遂得從輕降處。蒯公自想道：「『著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栽柳柳成蔭。』若不中得這個老門生，今日性命也難保。」乃往鮮于「先輩」寓所拜謝。鮮于同道：「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，今日小小效勞，只可少答科舉而已，天高地厚，未酬萬一！」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。自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，每年必遣人問候，或一次或兩次，雖俸金微薄，表情而已。

光陰荏苒，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，不覺六年，應升知府。京中重他才品，敬他老成，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，鮮于同全不在意。偶然仙居具有信至，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，唆罵了一場。查家走失了個小廝，賴蒯公子打死，將人命事告官。蒯敬共無力對理，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。官府疑蒯公子逃匿，人命真情，差人雪片下來提人，家屬也監了幾個，閭門驚懼。鮮于同查得臺州正缺知府，乃央人討這地方。吏部知臺州原非美缺，既然自己情願，有何不從，即將鮮于同推升臺州府知府。鮮于同到任三日，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，特討此缺而來，替他解紛，必有偏向之情。先在衙門謠言放刁，鮮于同只推不聞。蒯家家屬訴冤，鮮于同亦伴為不理。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，務在必獲。約過兩月有餘，那小廝在杭州拿到，鮮于太守當堂審明，的係自逃，與蒯家無干。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。蒯氏家屬，即行釋放。炯會一日，親往墳所踏看疆界。查家見小廝已出，自知所訟理虛，恐結訟之日必然吃虧。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，一面又央人到蒯家，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。蒯家事已得白，也不願結冤家。鮮于太守准了和息，將查家薄加罰治，申詳上司，兩家莫不心服。正是：

只愁堂上無明鏡，不怕民間有鬼好。

鮮于太守乃寫書信一通，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蒯公，蒯公大喜，想道：「『樹荊棘得刺，樹桃李得蔭』，若不曾中得這個老門生，今日身家也難促。」遂寫懇切謝啟一姻，遣兒子蒯敬兒資回，到府拜謝。鮮于同道：「下宮暮年淹素，為世所棄，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，得掇科目，常恐身先溝壑，大德不報。今日恩兄被誣，理當暴白。下官因風吹火，小效區區，只可少酬老師鄉試提拔之德，尚欠情多多也！」因為蒯公子經紀家事，勸他闔戶讀書，自此無話。

鮮于同在臺州做了三年知府，聲名大振，升在徽寧道做兵憲，累升河南廉使，勤於官職。年至八旬，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，推升了浙江巡撫。鮮于同想道：「我六十一歲登第，且喜儒途淹塞，仕途到順溜，並不曾有風波。今官至撫臺，恩榮極矣。一向清勤自矢，不負朝廷。今日急流勇退，斑之當然。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，報之未盡，此任正在房師地方，或可少效涓埃。」乃擇日起程赴任。一路迎送榮耀，自不必說。不一日，到了浙江省城。此時蒯公也歷任做到大參地位，因病目不能理事，致政在家。聞得鮮于「先輩」又做本省開府，乃領了十二歲孫兒，親到杭州謁見。蒯公雖是房師，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。今日蒯公致政在家，又有了目疾，龍鍾可憐。鮮于公年已八旬，健如壯年，位至開府。可見發達不在於遲早，蒯公歎息了許多。正是：

松柏何須羨桃豐，請君點檢歲寒枝。

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，聞說蒯參政到門，喜不自勝，倒履而迎，直請到私宅，以師生禮相見。蒯公喚十二歲孫兒：「見了老公祖。」鮮于公問：「此位是老師何人？」蒯公道：「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，犬子昔日難中，又蒙昭雪，此恩直如覆載。今天幸福壑又照吾省。老夫衰病，不久於世，犬子讀書無成，只有此孫，名曰蒯悟，資性頗敏，特攜來相托，求老公祖青目。」鮮于公道：「門生年齒，已非仕途人物，正為師恩酬報未盡，所以強顏而來。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，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。鄙意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，未審老師放心否？」蒯公道：「若蒙老公祖教訓，老夫死亦瞑目！」遂留兩個書僮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內讀書，蒯公自別去了。那蒯悟資性過人，文章日進。就是年之秋，學道按臨，鮮于公力薦神童，進學補廩，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。

三年之後，學業已成。鮮于公道：「此子可取科第，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。」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為筆硯之資，親送到臺州仙居縣，適值蒯公二日前一病身亡，鮮于公哭奠已畢。問：「老師臨終亦有何言？」蒯敬共道：「先父遺言，自己不幸少年登第，緣而愛少賤老，偶爾暗中摸索，得了老公祖大人。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，賢愚不等，升沉不一，俱不得其氣力，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，始終看覷。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！」鮮于公呵呵大笑道：「下官今日三報師恩，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，不可愛少而賤老也！」

說罷，作別回省，草上去章，告老致仕。得旨予告，馳驛還鄉，優悠林下。每日訓課兒孫之暇，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。後八年，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，赴京會試，恰好仙居縣蒯悟是年中舉，也到京中。兩人三世通家，又是少年同窗，並在一離讀書。比及會試揭曉，同年進士，兩家互相稱賀。

鮮于同自五十六歲登科，六十一歲登甲，歷仕二十三年，腰金衣紫，錫恩三代。告老回家，又看了孫兒科第、直活到九十六歲，整整的四十年晚運。至今浙江人肯讀書，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，往往有晚達者。後人有詩歎云：

利名何必苦奔忙，遲早須臾在上蒼。

但學蟠桃能結果，三千餘歲未為長。